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二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稿二十三

哀辭 行狀

嘉禾姜封君哀辭

南京刑部郎中嘉禾姜君用貞予知己友也嘗道其先
君之德于予君未六十而沒于今若干年予懷思之而

不可得見焉從而為之辭辭曰有子克孝式揚厥先曰

有世望嘉禾之間巖巖微君負抱竒傑內秉剛毅外鑿

清徹蒐羅百家景仰羣哲雄詞逸辯瀾翻障決逢時不

造家步頓跌勃興其餘有奮無蹶乃如君才俾有教設

羣疑衆紕盤根錯節孰不就緒毫分寸析終焉淪喪飲

恨而絕孔融重交季布持諾談咲訟解纓冠鬪息道畔

寧力分財寧薄人笑其拙我執愈確有如君義幸有攸

託白刃可蹈三軍可奪如何弗施白首丘壑九原是歸

違者誰作鄉曰義士士曰嚴師考德問道如龜如蓍既
誦嘉言亦瞻令儀于生有歸于死勿忘韋冠布裳不掩
其輝人生之榮匪絃與圭有美郎官冰心藥操人謂賢
子繇父之教睿藻宸書其章孔炤帝曰汝賢以勸為孝
東隅之失桑榆之茂孰謂公死不食其報事有莫致情
有固然有涯者身罔極者天臯魚泣木悲風在顛王哀
灑血栢為之殘盡哉孝子胡不其憐月旦有評大史有
文歲月既邁陵谷亦遷公德斯傳百千萬年孝子盡哉

以慰爾虔

松塢黃公哀辭

予讀黃巖謝太史所為松塢黃公傳而哀之曰黃公蓋其鄉賢者也今不可作矣哀哉人生逾八十而沒不為天生有子子沒又有孫皆貴且賢不為晦沒而葬葬而墓木已拱于今數十年不為近若是者皆無事乎哀予獨念公之能使士信其直盜匿其名而僮僕遠于罪可謂盛德而哀今之人莫之能也抑以重哀夫今之人之

哀之異乎此也為之辭以遺公之孫曰文選君世顯者
其辭曰台之山山思而水號霜雪惜粟兮艸卉凋崖嶽
谷嶇兮道路險以撓虎豹伏匿兮狼狐嗷嗷歲既暮而
改色見東流兮滔滔家巍巍兮孤存魂一去而莫為招
聊撫景以慨俗懷佳人兮鬱陶悲乎傷哉今之人鬪捷
夸妍爭儂競浮錙銖相傾睚眦為仇視犴狴為堂室化
冠裳為戈矛渺狂瀾之萬壘瞻砥柱兮中流悲乎傷哉
今之人鼠社城狐蠅奔蚋趨招曹嘯羣什伯其徒磊冰

成山炙手成爐以罷縣為市集以賄賂為菑奮念誰為
之扼拒莽前路兮長驅吁嗟黃公狷介之節朴茂之風
有覩其貌無疑乎其中予不必恠取不必豐辯我者為
喑嘿誑我者為盲聾盜飲德以懷愧僕銜恩而效忠彼
瑣兮若此又何論予耆老之與兒童吁嗟黃公家有冠
組不華其躬門有車馬不藉為龍不轢衆以自力寧斂
盈而若空慕閉門之泄柳唾返駕之周顛彼鄉飲兮不
可以屈致矧辟書之可通吁嗟乎黃公世寧復有斯人

哉吾將操几杖以從之也過公之鄉兮斗斛不欺入公
之門兮左書右詩聞公之子兮公子孔碩見公之孫兮
公孫孔儀慨老成之凋謝庶典型之在茲縱往轍兮既
駕亦遺踪兮可追已矣乎歲華斂兮萬物歸浮生盡兮
大運非歎羲景之莫繫傷零露之易晞諒今古之一揆
孰彭殤之有違匪遺德之罔既奚若人兮獨悲已矣乎
吾生不可以復見徒隕涕而拭衣

董封君孺人哀辭

翰林編修寧都董君尚規既喪其考文林公三十有五

年始復喪其母孺人溫氏予往弔問之時君哀甚且答

且泣咽不成辭既數日得君所為行狀蓋其事有誠足

哀者為之辭二篇以洩其情若公及孺人之賢已為館

閣諸公所著者茲不復贅而亦不必贅也其辭曰大兒

五齡兮婦三十君中捐兮百憂集執兒手兮屬婦吾不

兒父兮兒有母煥寒兮渴饑兒心兮母知壯無使遊兮

少不可使嬉敬爾如父兮畏爾如師豈不兒憐兮無禽

犢爾為兒官兮兒祿念遺言兮如夙昊天兮罔極兒生
有身兮豈其可贖賣田兮買槩然松明兮代燭攜孤兒
兮墓哭淚斑斑兮石為竹朝辟纊兮夜續我分勞兮婢
僕父書兮兒讀布衣兮糞粥悼吾人兮未亡非此輩兮
安屬兒得官兮歸來爛高堂兮命服愛桑榆兮獨茂嗟
往事兮誰逐傷別離兮伊邇念歸寧兮不復哀皇天兮
茫茫胡白日兮太速慨吾生兮摧肝飲予恨兮終曲

余通判哀辭

南昌余鼎實為温州通判藩臬部使者交薦其賢推荷
錫典成化丁酉述職京師道南昌卒于家君之繼室娶
于學士謝先生之子先生與君厚且親謂其材行有餘
而位與壽皆弗稱可哀也既為文以傳其家復屬予為
之辭其辭曰油屏兮檠軸侯之來兮越州山川繆兮阻
且修歲奄忽乎春復秋吏民歌兮擁道周侯將行兮不
可留鸞書兮錦裳侯之歸兮故鄉入我戶兮登我堂子
列侍兮孫扶將志弗違兮身靡康胡為中年兮罹此殃

越之岡兮楚之阪
魂朝馳兮暮返
望東臯兮野色芳艸
萋兮將晚慨時命兮不逢哀壯士兮中蹇
渺巫占兮詹卜誰復問兮修短長繩兮落日蒼天
茫茫兮宣其可縮吉地兮良辰侯之輻兮兩輪佳城
鬱兮彼原送者黜兮如雲緋有緼兮刻有文生弗達兮死有聞
九京兮可興亦將感兮吾文

程襄毅公哀辭

緊程伯之在周兮粲華胄于南邦
越襄毅之挺生兮氣

廓落而開張珠照乘以馳輝兮金躍冶而騰光鏗鉤震
耀極宇宙兮孰不知快覩之為祥君門突其巍峩兮歷
諫省而高步值國是之多疑兮抗英聲乎言路分侯藩
以來宣兮望遼海而東驚西畧乎岷嶴之墟兮搏夷徭
之巢戶領大僕與內臺兮載經營乎東鄙承黼命于先
朝兮寔受知之所始歷南都而軼西曹兮命屢下而載
庚朝濤居而暮陸處兮寢食惕焉其弗寧有夷獠于西
南兮駭羣言之如沸皇授鉞于大司馬兮駕戎車而言

邁陵嶽谷巖窅乎不可名兮曰豹尾與龍背驅輿猱于
坤隅兮掃攙搶於天際歌凱奏而還朝兮六旅為之增
氣紀名氏於太常兮冊兩官於一制身抱疾以思退焉
疏屢上而弗俞贊留務于南都兮曰惟老成之是須物
不可使過盛兮寵吾獨可久居超一去其不復還兮皇
軫念而莫予拘涉山川以遨遊兮巾予車于歛之野製
蘭櫝與芟裳兮作晴州之釣者斂予福以全歸兮顧命
服之在躬彼貴富之罔不崇獨耆壽之不終維國有華

馬公亦既有子也美弓裘之未艾兮公寧獨憾乎此也
摠予衣以登階兮及公年之未衰發予棹于龍江兮曾
歲月之幾時頽父子以翔翔兮敢忘情於欣戚悵芻束
之莫將兮逝長風而大息維瀛有洲兮維芝有山維公
何歸兮往來其間木經秋而改色兮鳥千歲而知還彼
大化之無垠兮歸萬幻於一端孰泯泯其不忘兮孰耿
耿而無存國有史兮家有乘嗟公之賢兮孰使予之多

言

追封涇國公蔣侯哀辭

悲風颯其何來兮
塋塵沙之蔽空
奄西日之不我留兮
歎川流之既東
星夜隕而無輝兮
劍沉秋於碧淙
感時序之屢移兮
哀壯士之不終
公何歸乎
公將察風而遠遊
四方上下杳不可名兮
吾將巫陽之是求
胡冰萃其凌
增兮凜穹廬之不暖
彼衣垢而食腥兮
悵華風之日遠
襍諸羌之異種兮
語凋晰而不通
爛鬼燐於沙塲兮
倏晝昏而夜明
陟蜀徼于西南兮
焚道阻其如棘
隩硯

房以為巢兮構篁箐以為室
莽白骨之縱衡兮血濺濺
其相射夔魍魎錯然而成羣
兮或睚眦而跳躑生秉
節以周遊兮魂髣髴而不止
公乎歸來兮胡為獨樂乎
此帝閭兮九重粲瑤堂兮紫宮
屹巖廊兮在望麟閣起
兮層空桓圭兮袞衣公歸來兮
此中棘門兮幕府左幢
牙兮右弓釜趨金章兮走朱組
令之行兮莫予敢迂公
不歸兮何所甲第兮高堂
繡為楨兮雕為梁曳華裾兮
飄綺裳鬪捷獵兮紛成章
琯盤兮玉膾薦旨酒兮芬芳

吳歛兮越謳歌宛轉兮何長公樂其歸兮樂且無央涇
之封兮楊之里地之靈兮橋木生梓河為帶兮山為礪
鐵為券兮金鏤字國有臣兮公有子揚休光兮延錫祉
家千年兮廟百世公不歸兮竟何逝吹龍遂兮鳴鼓鼉
攬余轡兮巖之阿鐵兜鍪兮金盤陀驅絳轂兮察赤馭
遡靈飈兮汎僊槎公不歸兮奈公何茫茫九陔兮渺不
可以及山蒼蒼兮海增波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中議大夫贊

治尹劉公行狀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有
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
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
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
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庚辰拜江西瑞昌知縣躬省田
畝教其民始作織事溪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邏者往索
賂不得與鬪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議兵事甚急檄公

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劉知縣至矣爭出自
辯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
土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
犯赤湖河泊所屢涉侵盜民困徵納多竄死公上疏請
蠲其宿負若干而更始之瑞昌舊額菝課歲數十萬而
非其產每轉易他所費數倍公請以所產粟薪代納民
稱其便庚申歲大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晝境而止人
甚異之辛酉述職京師廷選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

以母憂去廬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勅治南畿盜地用大寧已巳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副使時嶺賊蠭起柳慶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先藩閩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崗及其家七百人以減口公與叅政魯公翬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於外

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潯為約而去至南寧竝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公亦誘執竝于潯以歸論死竝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橫乃使人捃摭他事陷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天順初今上既復儲位竝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某月卒年八十有一配嚴氏

封恭人有賢行子三人長大中義官孝友克家次大夏

以解元舉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兵部車駕職方郎中才

諳識操蔚為時望次大奇縣學生某年月日葬公于某

山公質直沉懇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

鄉者皆往見贄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禮贄

甚見嘉獎為御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卧內見其服用

簡朴歎曰真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大夏奉使過

潯陽有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卹民也

故來見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南望戀戀感慕泣下云竊惟公之盛德美政卓卓在人耳目宜刻之金石以詔後世而東陽於職方君為知己聞公事為詳乃狀其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
夏公行狀

公姓夏氏諱瑄字韞輝其先自衢徙饒代有顯者曾祖諱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敏

洪武初為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原吉
歷事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碩德雅量豐功偉烈著
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
艸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
也然心默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夢上以櫻桃一盤
賜忠靖二子長子琬退避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琬早
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嘗顧問
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

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
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
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
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
養母子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人
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
重之宣廟欲大用公未逮也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
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

曰尚寶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
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効尚書王公驥竒之將以公
往有沮公者乃已八年命視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
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
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寇宜密令諸脇從諭
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攻之必
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擣其巢穴
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邊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

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治械修城隍謹烽堠
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雖出師勦捕功久不就使賊
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
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北邊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
謂敵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攻城宜堅壁
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
破之必矣一謂敵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
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敵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

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敵使至公又言敵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為遜辭以緩我應援疑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為誑事虛情疑我譯者以緩我謀賂我譯者令為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一謂敵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擊其前以奇

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仍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且待彼回圖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北不利大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識者惜之公又言敵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

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人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外可以消郡縣之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

司事二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為
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
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厲不任曰去利以為善治
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鄰入貢
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污吏瀆民以
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
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
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

臣使專決于外以寧邊患曰審機以為制敵之機係乎
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敵初寇大同氣銳鋒
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
太過敵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
敵越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為防禦無所施措
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
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
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

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為夫人成化二年進為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曰某某往守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牘疏大畧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桑軍國為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

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久未敢輒
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
之訃聞上遣官諭祭于南京公為人寬厚簡易內剛外
和孝悌忠懇皆出天性幼喪王夫人事鄭夫人甚謹常
棄官走南北侍養者十餘年鄭夫人卒女嫁虞氏生子
誠而孤公視若己子悉以鄭夫人遺物并分賜田三頃
予之誠死又撫厚其孤與弟璘無間言異色親舊患難
力可援者必為之盡侍郎王公卒公娶其女為子婦其

師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子死經理其家駙馬井公某道
死嘗以千金托公其家弗知也公悉封識還之公恂恂
寡言及辨議古今成敗兵民利病文體高下皆卓有定
見不隨時好惡然自負高與人寡合故罕有知者為詩
文宏博豪放舉筆千百言而感世觸物義歸于正平生
所作近百號拙寓稿晚年號白鶴山人自為傳論曰人
謂其庸腐者是也謂其非庸腐者亦是也夫璞玉一也
器則玉未器則璞耳今山人久為宦而無所見其能是

將為玉耶亦將為璞耶識者必能辨之公雖在散地恒
憂先天下每見天垂象或四方有警則咨念不置與客
言必先問及北事常曰國家養士於平居之時士當効
力於有事之日嘗夢中賦詩云臣愚思効忠志欲追前
古空懷葵藿誠未罄朝陽吐淚思結中腸遠慮遍寰宇
舍生寧顧軀矢死期報主病篤猶以地震為問語不及
私惟書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辭辭
曰梅花一枝開春風雙珮響拂衣而歸天清月朗造化

小兒齊聲合掌遂卒公生于永樂戊戌三月十五日卒于成化辛丑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人長崇文戊戌進士材器竒博可用於世次崇武次崇勲俱學舉子女五人長某次某某年月某日歸葬忠靖公墓側公卒已有銘銘頗畧崇文復備述行實請為狀以干大人先生銘諸神道以昭不朽東陽公同郡人也哀公之沒慨典刑之在鄉里者不可復見謹序次一二以備采擇謹狀

明故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陸
公行狀

公姓陸氏諱鉞字鼎儀號靜逸又號凝菴其先當元季
亂居蘇之崑山譜牒散逸莫知所由徙其可知者曰曾
祖三郎祖諱銘考諱晟育于吳氏遂蒙吳姓公既貴始
復陸姓封考為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妣王氏孺人繼母
盛氏公生而器度凝重不與羣兒伍三歲時嘗書一仁
字于掌衆異之籍大倉衛學為生天順己卯舉南畿鄉

貢癸未試禮部第一甲申憲宗即阼廷試第二授編修
同修英宗實錄成遷修撰賜白金文綺成化丙戌同考
禮部時稱得人以疾乞歸者數年嘗上疏勸上接儒臣
以養德性詢治道丁王孺人憂服闋還任戊戌再考禮
部今上皇帝在儲宮公用遴簡侍講讀敷納詳懇儀度
莊飭上退問內監臣曰今日講書者為誰因稱善者再
自後每直講必目屬焉嘗以疾告特蒙賜問丁編修公
憂還任始考九載績遷右春坊右諭德上即阼以恩擢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同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
又進日講累荷白金文綺楮錫之賜一日遽得末疾久
之稍愈後上疏乞歸治疾給驛傳且諭使亟還歸閱歲
以弘治某年卒年五十而已娶陳氏子爰又娶張氏子
賜明年庚戌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公讀書必究理道涵
泳往復期於自得為文章周慎雍裕惟所欲言終日不
厭亦不襲前人語詩調高古畫去穠艷當所得意縱筆
揮灑刻意極力者顧追之而不可及尤嗜書清勁可愛

旁及躔度疆里醫律諸學亦皆諳覈必得其肯綮乃已
其為人冲澹沈默動必繩槩不為聲利所移易平居言
不妄發及析理論事不求苟合要所自負有決不為世
所泯沒者每欲試諸職務而不可得然其憂世愛國之
志未嘗一日忘于懷也未病時猶具遺草數事不及上
并所著春雨堂稿春秋抄畧各若干卷藏于家東陽同
舉進士入翰林者若侍講彭教敷五修撰張泰亨父及
公皆間世竒產公又與亨父同里學皆相繼以沒天下

所同惜而公方直經幄職國史身所關繫者尤大東陽于公益不獨交游悼哭之私也其子爰匍匐走京師特乞銘為不朽計予既弔且哭之謹掇所聞之大者為狀或可以備采錄云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謚文僖黎公先生行狀

我先生黎公諱某字大樸學者稱為樸菴先生世居岳之華容本楊姓曾祖元勳出繼姑氏後為黎姓考試宣

德間舉楷書為寧縣丞有德政民建祠祀之先生資稟特異少苦學肆力諸經史從父宦游歸與兄資深相師友為縣學生景泰丙子舉湖廣鄉試天順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有言官被謫者先生以書抵當道請抹之當道曰彼言涉我輩奈何先生曰正以涉公故須公抹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用然心實重之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金幣癸未同考禮部會試憲廟即阼克經筵講官成化丙戌滿九載遷左春坊左諭德供職

如故丁亥修文廟實錄成進左庶子賜金幣及宴有加
辛卯上疏乞歸省賜寶鏹為道里費甲午命考順天府
鄉試有試卷竒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
錄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則名士
馬中錫也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
事無侍讀今上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充殿試讀卷官
會天下鄉試錄多舛繆或犯國諱先生擯奏數十條下
禮部翰林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

擢吏部右侍郎持法堅正有請屬者笑應之然竟不行

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不曲為庇護下至胥
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者勢甚熏灼先生律已待
問不通饋問卒亦無他凡內批事翌日部大臣必陞陳
補奏時除授寢廣有諷令勿奏者先生曰此祖宗故典
所以防偽遏姦某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陞奏而
先生亦改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品
祿今上始擢為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上疏陳正風

俗革奸弊諸事多見施行辛亥以末疾乞致仕詔可仍
賜誥命歸一年壬子四月十八日卒距生永樂癸卯十
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朝廷賜謚曰文僖遣官諭祭命有
司營葬事先生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痛違祿養極嚴
廟祀兄嫂卒其孤民獻及女皆幼育為己子遇二弟沾
滄無間言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邊未返
先生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
貧不能舉先生倡諸鄉宦合賻贈俾襄葬事鄉吏鄧祿

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
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尤慎形迹事涉矯託輒窮本末必
暴白乃已人有過必面質或弗能堪然底裏洞徹無毫
髮留匿人亦亮其無他弗憾也嘗患鄉俗侈躬自我損
昏筵飲宴稍示節度多視以為則所居黃洋渡積潦病
涉捐私帑築隄四十丈民甚利焉先生於書無所不讀
為詩文典贍雄偉成一家言有龍峰集若干卷楷法適
整自習業至公牘連篇累帙多不可紀數教法詳備日

亶亶不倦凡所汲引陶鑄登甲科仕中外後先踵接至不能相識胥史嚮學輒優給役俾圖卒業舉鄉試者四人舉進士者一人教子尤厲不假辭色子民表舉甲辰進士今為戶部主事民牧舉庚戌進士民獻亦舉鄉試者未始有外傳焉配金氏有賢行先生卒子六長民牧次民表次民衷金出次民安國子生民俊民信皆側出女四人某某年月日葬黃湖山之原金夫人附嗚呼先生清德重望登甲科躋台鼎保身完名享其壽祉

延于後嗣誠可謂一代偉人矣其所樹立要不可使磨滅非託于當時名筆將無以為後地東陽自童州執經史領教佩德垂四十年聞訃驚怛不能拜哭于几筵之下為終身痛謹撰述平生事行及爵里卒葬以備采擇惟諱與先考同未敢直書徒恃先生名在天下有不待于書者挂漏之罪固有所不敢避云嗚呼痛哉謹狀

懷麓堂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三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十四

墓表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玄孫東陽寔自翰林請于上以從曾

孫淳乃具述曾祖本末授于玄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鄰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在宋為茶陵州同知留居中洲傳十三世為我曾祖考慮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蓋族兄弟也狀元既避地居江西永新諸族兄弟若一源若高清若尚賓若我曾祖考

皆居茶陵茶陵之族益廣國朝洪武初惟我祖考處士

諱文祥始以戍遷京師寔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

于淳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祖

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為人敦樸謹厚德

浮于言其行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吾

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

之地曰荷木坪泉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

先考之將沒也召淳等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不

能歸吾死其從之然汝輩慎無忘茶陵淳等泣而謹識
之淳伏念生賴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養
不逮祭不造亦惟我同姓父兄保護之勤二三耆舊左
右望助之力是賴于數十年靈有攸宅亦有攸待維桑
及梓夙夜之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知其所自
出者非人也知人之所自出而不感且動焉者非人之
情也無踐我封無翦我樹無圯我基址以成我之志于
不替者是深有望于我後之人于我宗族于凡我鄰里

鄉黨也謹拜手稽首而表之曰此我曾祖考處士李公
之墓是歲夏四月丁丑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淳
玄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東陽立石

明故贈文林郎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陳公墓
表

吾友南京監察御史陳直夫之葬其父居蘭翁也徵行
人司副莊君孔暘為之銘既又以為銘載幽壤非建石
表墓將無以焯于今後以書屬予予與直夫游既同學

又偕舉進士知翁行甚悉雖不佞然亦不得辭翁為人質直峭厲不為物挫少代父成交趾矻矻走數千里竟莫為達僑居廣西還籍京師營一室祇能蔽風雨而意氣侃侃對客談辨窮日夜不休教子嚴甚未嘗過假辭色比直夫取科第得一官稱貸以行養不腆僅足為朝夕費然猶戒之曰無以我故受汙辱名凡常俸外有例可取者棄弗用卒之日幾無以為葬葬甚薄而直夫猶能却非義之賻至以拂人而不卹君子固難直夫然益

知公教之所及如此也直夫為御史思舉職不苟與人合其合必以義嗤笑怒罵集于其身而不為動且日以益甚然直夫每臨事輒蹙然曰某不肖吾父君不肖吾父君子固多直夫之賢然亦見翁之不可及也昔漢孫性為親受汙辱而其父不欲陳萬年教子以謫而子不受命觀其所從違而教與繼者皆可知矣殆揚雄所謂有是父有是子無是父無是子者非邪由是而觀則父子同德如陳氏者其亦可謂之難非邪雖然翁之賢微

直夫則卒老閭伍人無知之者欲章章然焯于今後未必可得不得固非翁所知然考德論世君子所不可闕者予故表之以為世勸公諱簡字文澈別號居蘭翁紹興山陰人也以直夫貴贈如其官三子長雄次勇次直夫名壯翁以成化己丑三月四日卒于南京是年九月二日返葬于山陰其地曰黃龍尖山之原葬之六年徐孺人卒又一年乃祔別有表

明故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成化乙未春二月壬午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卒戶部
郎中李君漢章君知己也狀君行以授其子仁俾乞予
表墓仁既歸以其年四月丁酉葬君城武杜村先墓比
復走京師來徵文而李君為速予日不置予既哀仁之
孤又感于李君交友之誼乃為之辭曰君諱璽字文瑞
姓郭氏充之城武人父諱浩贈承德郎兵部武庫主事
嫡母劉母賈皆贈安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
與人不妄合負意氣勤問學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

詔入翰林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岸卓卓監局
諸工掾多出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
有譟于側者君執而答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
詔獄坐贖人皆危君君固自若也成化丁亥丁賈安人
憂去庚寅改兵部武庫主事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
非疆有力者弗任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
決者往往以一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
乃上疏乞歸命未下而卒年四十有一配劉封安人生

二子仁仕側室崔生一子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價
券而後返葬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
與氣二者恒相為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
庖丁之刃郢人之斤苟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斂手
縮臂趨趨而自失其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議論洵
洵無謫辭佞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橫罹
刑罰不少抑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遂其勝于脂韋奕
脆視人之顏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年君又

充拓之不暇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
曹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事乃蚤死豈
得遽以自見稱良吏若是籍籍也嗚呼予固歎夫宅材
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夫既具材負氣且
得官以為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
哉初予與同為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既卒者河南杜
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為三人大勉在翰林輒病歸卒
于家予知之弗能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

人篤厚和易而中介介有分別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戶部主事卒于官昔王荆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況三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沒沒故予因郭君附論之君而有知其不以予言為然者吾弗信也

明故處士謝公墓表

有孝子之孫節婦之夫曰處士謝公諱乾字性端台州黃巖人也孝子諱伯遜嘗刲股愈母疾奉母避亂備極勤苦鄉以孝稱子厚睦有隱德寔生公公讀書識大義

與鄉名士陸修正鮑原弘湯朝宗為文字友陸貧甚公特置塾禮之終其身及其子猶然公性剛峭與人寡合遇事不可輒面折不曲為假借竟以是得禍卒年三十有一而已節婦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公生一男甫晬二女皆幼公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有欲奪其志者節婦聞之斷髮自誓謀稍沮節婦歎曰彼所利者財爾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盛奩具以嫁夫之幼妹曰是固吾所厚者聞人有貧乏及橋梁道路當葺治者因以給之數

年貨亦衰外議始息年七十有三乃卒媵嚴閨者少節婦十歲節婦初寡憐其少欲嫁之嚴泣曰閨兒獨非人哉卒不去後節婦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曰節婦之能範其家如此公子胤有五子鐸鏡鎔鑑銳鐸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講以編修貴貤父封侍講君既壯鄉大父行已少不能悉公行節婦之育也猶及見焉時有司欲以節婦事上節婦聞之辭既沒例又不得旌然鄉之人皆稱為節婦無異辭夫人之有德惠節義必尊官重地

大行而顯施或不幸而涉患歷難出乎人之所不能為者其名乃著然德在身而安危窮達繫乎時故天下未嘗無德而鮮有名古之臣稱臯夔逢干以婦稱者非大任后妣則共姜之徒也其間淪沒而不傳者豈少哉故名者君子有之而非所賴以為賢也謝氏之孝以疾病離亂著節以孤嫠著皆出乎所不幸不然則閭閻閨壺之間蓋亦難乎其為名矣若處士公生治世未嘗顯仕非託乎所謂孝與節者雖賢孰得而知之哉然婦之道

無成有終其在家教有不得而專者子子節婦益益見處士之賢然亦以徵孝子之教未泯也論君子之澤者必以五世世世而承之則可以至於無窮今謝氏自孝子而降五世矣節婦之後僅三世而侍講君出焉文章行義之懿固若是盛也今使天下論東南世族知有謝氏之孝與節者自君而益著則所以承休紹祉引于無窮者當不自今日始耶予與君同舉進士入翰林麗澤厚且久其家教世澤類能言之節婦既合葬之二十有

三年君將刻石墓道以遺子若孫謂予宜為文謹備述
節婦事遡厥德源以著處士之行作墓表

裴定州墓表

予嘗慨天下守令不能以皆才才矣或不能久于其地
或攀轅願留上疏請借以至于左右頌德皆有不能已
于民者而況才而去去而不幸以死豈徒其民思之凡
為天下慮者蓋不能愬然于懷也予遊于天下不數往
往得人焉于士大夫耳入而心識之去年吾友太常傅

公道裴定州之才定州君亦嘗以名姓通予比君子繼
芳以墓石請則於君之沒已閱歲矣嗚呼惜哉君姓裴
氏諱泰字道亨山西靈石人也舉鄉貢為國子生知博
野縣適歲饑民且徙君籍諸富室留二年之積盡糶其
餘市價不踊其發粟以十家為甲按籍均給有撓法者
令相舉察下不得欺民流至其地日為糜給之暨秋乃
餼之歸嘗修縣城唐河決躬登埤救之民緣所種柳得
不死因築堤堰相接五十餘里自是諸水皆不決六年

以上考遷知定州王師西征供億不匱境多盜置旌善紀惡二簿以示懲勸弗格者輒緝擒之朝廷嘗詔有司里積穀二千石定所積獨過其數用以賑饑給種所活為多唐磁沙三河常沒其旁田君鑿渠築堤加博野之半尤重文教所至輒修廟學博野舊有二程子祠特請於朝著在郡祀定有韓魏公祠亦增飾之皆有文存焉其政蹟鑿鑿可紀錄若此都御史御史屢旌于朝當被錫命既奏而君去之未命而卒故其民思之大夫士亦

多賦之翰林侍讀王濟之有銘吏部喬主事希大有狀
蓋濟之實傳其子繼芳希大則繼芳友也故得其詳云
爾君卒于弘治某年葬于縣南翠峯之麓三子長某次
某某皆縣學生女四嫁者二義官張鵬縣學生張瓚其
婿也

明故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邵先生
墓表

東陽髫髻時籍順天府學為生靜齋邵先生典教事俯見

甄獎訓厲特至及先生以按察僉事致政歸旋棄館舍而東陽不能一拜哭于几筵之下心竊愧之越二十有二年先生之子莊為工部主事扶太宜人喪歸念先生墓石宜表請為不朽計又三年莊改授刑部而文尚未刻嗚呼東陽寧忍為先生沒哉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組乙祖予文考敬先先生為縣學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

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
入流品會朝廷命大臣令薦可為按察督天下學校者
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
未幾墜馬傷足遽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
某年卒某年某日葬鄞之清道鄉高車頭之原先生學
本諸經博涉史傳為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
不苟為酬接其為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
為天下用在順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

莫及焉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
未嘗色倦三應聘為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
得故侍讀彭公教為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部侍
郎傅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
與為比信天下之良有司也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
家為最重今倚席以教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
職竭志力以圖于成者幾人哉閱世寢久歎人才不易
得前輩之不可復見奈之何不為先生悼也謹以是表

諸墓先生在順天設壇粥以捄饑民在山東有士子囊

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

傍羣婦稱夫死戍攜幼而啼饑者督有司錄其籍廩于

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因附著焉先生娶莊氏

生子康及女二人次娶宋氏後復娶太宜人莊氏性孝

謹舅老失明奉養于官手製饋饌又養寡母趙并夫黨

陳媪終其身鄉人妻從戍者病甚殆為之館穀待其差

而遣之有市首飾者直百金先生曰汝欲之乎曰使婦

飾百金為之夫者難乎其為廉矣生子莊以母氏名舉
進士為今官不忝家學以恩詔進公階奉政大夫修正
庶尹封母為太宜人女亦二前莊氏祔先生墓例不得
封今太宜人亦合祔于左故又附書之

明故封承德郎太僕寺寺丞章公墓表

人之行可傳于世者惟文是賴其所謂文史冊之外亦
惟傳狀銘表為著其弊則辭浮于實或執情揜義至以
為實行者累君子蓋每難之行豈可易而傳哉太僕寺

承章君忱介吾劉內弟釗以考妣墓為請其族貢士君
頃亦為速予稽厥事行則錢文通公實銘厥公封太僕
公厥妣安人之葬則子婿胡叅政謚為銘錢銘書孝行
未悉胡又主女德勢不詳及公故君有不得已于茲者
雖貢士亦以為然夫使其辭無溢美又無遺憾非獨孝
子之私其親者則其為行可知已公章氏世居會稽偁
山諱珙字用信曾祖考諱黼祖考諱昇俱以公季父敬
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祖妣湯氏俱

贈淑人考諱敏妣唐氏公季子也性至孝每昧爽詣寢室問飲食及所指使俛命乃退考病風扶護不倦及病喘痰塞或口就吸之妣老疽發背夜必籲天祈以身代死事二兄某某無間言從弟璫璟瑄繼入朝籍家寢盛公不為貴挾居鄉以善先物至為平鬪訟然未嘗私議人過善殖生業有餘羨亦以給人正統間歲大侵發積貸貧嘗冬夜乘舟聞中流呼號聲視之溺者也亟援之歸覆以衣與之酒而甦其他修圯橋平淖塗人賴以濟

者甚衆其為學確乎不變論詩一本義理及論人賢否
事成敗無不中者蓋公之重于鄉如此安人徐氏亦邑
鉅族少習班氏女訓五歲喪父哀不自勝事姑湯藥不
手假姑每舉以為諸婦式子能言輒置膝上口授詩書
及見成業於公遺教實亦有助焉然則不謂之婉德其
可哉子四長愷次即太僕君忱起進士知臨城縣能惠
教其人去而見思次忻懌皆側出公墓在某山高原以
天順戊寅閏二月二十七日葬以成化丙戌十一月二

十二日祔焉距公之葬九年迄今又十四年矣嗚呼公
行以孝重而沒修焉適與先府君合予故悵然感之又
為之黯然以悲故雖備羣錄附內行而於此特加重焉
其亦孝子之意也夫

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遠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茶
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
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

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
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
又號為危行翁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
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淞儒學副提舉今
閩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蓋傳刻之誤
元江淞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
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辭徵辟隱永新
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卒也葬永

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亦祔焉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歸中洲之北坪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闕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嘆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于其墓圖有志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某聞先生之裔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清風大節能大彰于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

馬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混一區宇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蒙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倦倦于斯可得哉吾友顧侯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玩愒獨不及

其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吾比境守望
相接媢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于斯言然不
肖之私自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固所當諱
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于君子亦有所
不避云

周氏先墓碑

右軍都督僉事周君賢葬其考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
僉事公徵予銘墓既又念先世之葬皆未有銘復以書

來乞文將刻石墓道予以既為銘辭書再至君夫人之
弟翰林庶吉士李君士常強予不置曰都督君意也非
獨於厥考為然予不得辭周氏墓在宣府城東十里曰
跑沙原寔而葬者二世其一為曾祖考宣府右衛指揮
僉事諱益其一為祖考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諱
瑀其一為驃騎公諱暹其先出黃州黃岡入國初有諱
文者為公曾祖考自武昌內附樹功行陳間起家百戶
再遷為千戶歷興武黃州驃騎和陽四衛而至大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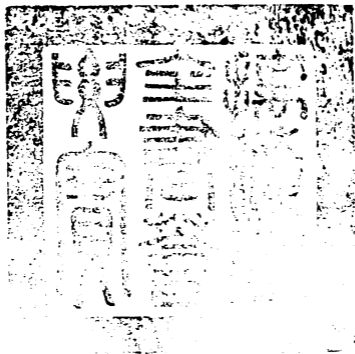
始遷宣府右衛進指揮僉事及公凡三世世居及葬皆在宣府周氏之世德遠不能詳然其業弓矢甲冑其志忠勇勤力上教下習皆克稱任使取聲譽驟騎公之行予聞諸士常其為人謹畏勤黽謙恭不伐居官交友不騁氣陵物御士卒未嘗用喜怒為誅賞既老謝事日閉戶危坐非課田治圃未嘗輒出家貴富又壽考莫能禮抗益斂孫不為侈肆人以為難故都督君奉命分藩茂著聲績以能振祖父之烈其所繇來遠矣今之官惟武

曹為世業然承平久文治日益隆弓矢韜畧之業官不
時練家不時肄名存而實愒惟邊塞地出戰入守武家
子弟往往習騎射諳形勢其業不弛若謀識材器相為
盛衰者則存乎人焉北邊之巨鎮曰宣府宣府之世將
曰周氏周氏自裨屬以至副將凡五世蓋以業顯固其
教習使然然環宣府之鎮地數百里帶甲數千百家能
若是者蓋一二見而已豈不難哉古者鄉大夫祭則有
廟葬則有墓有事而去其國邑則入告于廟出告于墓

而後行蓋繼志述事未有不先乎此者今都督君出守
懷來諸衛去其廟與墓甚遠然方奉天子恩命內陟闈
幄旁行天下不得守其官邑故封墓築舍刻石紀德以
與國家之盛相為無窮者固今日事也乃為紀其世系
名德為文而復系以銘銘曰周出姬姓氏以國分代歷
春秋漢乃有聞居黃寔繁世遠莫陳我明誕興如龍斯雲
為千戶侯累徙在邊徂北自西居于上谷封戶十倍食
指數百蔚為鉅家照耀南服桓桓都督四世乃發煌煌

錫命光被前閼盧矢彤弓金鎧堦登登場一呼左巖右
貅孰不堂構或圯或丘或子而孫有肩載予赫赫周侯
人莫爾儔侯有祠廟高祖及禰侯有墓兆昭穆濟濟春
繁秋芟侯有薦禮立孝盡制實自侯始有碑麗牲銘者
太史

懷麓堂集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騰錄監生 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五
七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四

集部

懷麓堂集卷四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稿二十五

碑誌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政樊公墓碑

銘

嗚呼吾先學士公友多天下賢俊士數十年來彫謝

殆盡惟默菴樊公歸然尚存成化丙午冬先公棄諸孤
越三年而樊公亦卒東陽哀痛荼毒中聞之益悵快不
能已公子楚玉奉布政叅議徐君敬夫狀按察僉事楊
君應寧銘因其友喬生宗上京師以碑銘請公之銘尚
忍為哉公姓樊氏諱英字世傑默菴蓋所自號其先臨
潼人也考諱斌以戍籍府軍前衛居京師生公有奇質
受尚書于布政洪公弼弼名士士為所造就甚衆公其
最者正統丁卯舉順天鄉試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拜監

察御史凡所建白皆切治體巨盜張傑掠真定民甚苦
公往捕并其黨禽之通州倉宿弊甚劇公舊居鄰京倉
盡得諸弊有所釐革衆咸愕服曰勿給樊御史天順丁
丑石亨擅權朝野奪氣公與諸御史劾之出知東鹿縣
未行而復戍寅巡大同宣府二鎮威令大行辛巳巡南
城有張剛者橫鄉邑怙權臣門達以自庇鄰寡婦富而
無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直達以屬公公不聽
竟繩以法達怒嗾剛誣告諸不法事逮入詔獄達適典

獄因文致成之坐除名罷歸成化乙酉憲宗皇帝即阼
諫官論達罪惡因白其所誣陷數人達既謫死公復為
御史以父憂去服闋再入臺有御史被薦為都御史者
輿論弗愜公劾而黜之按湖廣風裁益著贓吏有解印
去者襄鄧饑流民肆掠且萬數公會積粟穀為賑貸具
乃廉其渠魁諭以曲直福禍使歸閭井久之遂定都御
史羅公麓疏其事以聞已丑擢遼東苑馬寺少卿馬數
耗不滿百公置朋市法越五年馬至四千匹戊戌遷長

蘆都轉運鹽使河間真定饑上命廷臣出賑官無厚儲
公先後出運司銀七萬餘兩佐之活者甚衆丁未擢山
西布政司左叅政甫上得未疾適當稽戍籍力疾至平
陽徧歷諸縣得戍士脫籍者若干人勸民出粟若干解
以備賑勞疾篤甚比還司遂弗起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壽六十有二生子楚玉次子楚珩某年歸葬于某山公
性孝友方貴時痛失母養事繼母謹撫弟俊曲盡恩意
讀書務探隱蹟理官事務扶竒擿伏以警動羣聽蓋其

素所獨見必出此東陽嘗與聞之問其術笑而弗答也

然為御史連斥外馬鹽事皆瑣瑣若不足用者徇翔四
十年天下科第士皆其後進隨列進秩又弗克大振以
死知公者寧不為天下惜之叅政階為中大夫秩從三
品用碑于墓禮也因為銘以遺楚玉俾刻焉銘曰偉哉
樊公髯虬氣虹臺端之雄鋤姦扼強中有剛腸如百鍊
鋼如千里駒歷塊過都老益健驅馬蕃于邊峙巖成山
公功則然公氣弗紆而才有餘曰此吾粗西藩巖巖

大畧是叅公胡不淹而已于茲民懷吏思莫我或追公
歸故原公魄所安公名弗刊

明故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致仕封榮祿大夫柱
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公神道碑銘

弘治三年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封榮祿大夫柱國後軍
都督同知劉公以壽終于宣府之私第其子都督同知
寧方為大同副將亟具疏乞歸治喪朝廷以邊圉務重
不允歸而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畢乃迎公喪葬大

同十里河城東先墓既又遣使具書奉吏科左給事中
王君上古狀介千戶徐時鳴請予銘刻于神道之石王
君宣府人氏以武廕時鳴又劉氏內弟能為予道其詳
可據以銘公諱政字以德姓劉氏世為淮安山陽人祖
諱成從高皇帝起義兵初隸武雄衛調水軍衛屯田和
州考諱本從文皇帝靖難以功授百戶調瀋陽衛再調
開平衛公甫州而孤宣德丙午廕父職庚戌朝廷徙開
平于獨石公盡置家產獨負父骸骨以行創潰于背一

時孝聲籍籍動闕微間時昌平侯楊公洪為遊擊將軍
公在部下以功進副千戶昌平摘所部兵與公番射皆
莫能勝以弟之女妻之自是昌平位望日盛凡出戰公
未始不從然公素負氣不能相下以龍門衛功遷正千
戶賜金織衣楮幣諸物以瓦房嵯功進指揮僉事正統
丁巳以西涼亭功遷指揮同知例比試京師歸蒞衛事
竟與昌平不協調大同左衛已巳敵犯內地勅諸邊守
將分部邀擊公東巡行一舍許猝遇敵與戰有一敵躍

馬奮刀而前公颺袍袖繞其刀奪而斬之賊衆辟易不敢近公以五百人轉戰賊後由陽和口歸不亡一人進指揮使復賜金幣景泰庚午戰大同境外他統兵者多失利公復全軍而返既又戰于北門外及西鶯口皆有功入衛京師會兵部覈功籍擢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天順丁丑以崞縣功遷都指揮同知命復蒞萬全都司事戊寅奉勅守備馬營赤城諸堡號令明肅凡論邊將勇畧可任者必指屈焉成化丁丑以老乞謝事置別

墅于赤城滴水崖往還其間及子寧廢永寧衛指揮使
官至都督公以其官進封越三年乃卒壽八十矣始娶
楊氏為封武強伯諱某之女先公四十七年卒贈夫人
繼王氏封夫人先三年卒子七寧其長也次宇早世俱
楊出次宣次賓俱以功賜冠服次寶旗手衛所鎮撫次
容俱王出次實側室某氏出孫一楊夫人先葬滴水崖
及王夫人卒公遷楊柩同窆于今墓公卒之年十一月
某日乃葬二夫人皆祔女一適都指揮陳某子英嗚呼

古者重世臣將家蓋其韜畧技藝耳濡目擊有不習而能者視驅市人而教之其易且十倍今都督材勇絕出為時名將迹其所由起固若是烈也若公以盡瘁致命之身考終正寢生有祿沒有廟耀于無極則非遭天子明聖武偃弗用之世可得哉是公之進退生死所繫甚大不可以不錄銘曰都城翼翼北控戎狄屹屹重門有將如雲桓桓劉公戶百其封識者曰此萬夫之雄宵戈晝韃之死不拆奪刀斫賊一褫羣魄繇北而西盡敵巢

窟匪俘則馘靡往不獲公名在邊功在幕府銀牌綵幣
雜以鏹楮官階屢躋歷千萬戶載叅藩侯獨鎮西陲敵
知公姓曰莫可侮公年既高棄爵如土曰我自取棄亦
在我高堂殮服我死其所我躬不有疇卹我後天實全
之有子如父式遷厥封前母後婦我我墓碑過者下馬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神道碑

銘

公姓黃氏本名曜字孔昭以字行乃更字世顯世家台

州黃巖之洞山今太平地也然公猶居黃巖其先自昭武鎮都監緒避五季亂徙自閩者數世矣曾大父諱莊大父諱禮遐有聞于鄉考諱瑜正統丙辰進士兵部主事台之三世舉進士者自茲始公未冠自京師扶母全夫人喪歸比北上職方公繼喪復匍匐返葬皆成禮弟妹俱弱躬撫育之貧不廢學初以明經舉不合乃為縣學生舉景泰丙子鄉薦登天順庚辰進士初命為工部屯田主事司多積弊公稍持以正同官者不能堪嗾惡

吏構之事竟白被坐落職而公顧用是起名遷都水員
外郎督造江南餽遺無所受會吏部文選官以事去一
司為空朝廷慎簡諸曹更補其缺公與焉未幾遷郎中
凡天下州縣地善惡政令繁簡人才賢不肖極力蒐訪
耳注籍記罔不周悉而辭涉請托則未嘗少徇惟守法
執論以贊其官之長為之長者雖不盡用亦以輿議付
之有怨亦藉以自解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
黃郎中黃郎中云公既滿九載待次久之擢右通政督

武職錄黃事簡甚無以自見弘治戊申今天子大明黜

陟兩京大臣多所更置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作

繁興錢課頗匱貸民間為用公曲為區畫償其逋以萬計

有空解地十餘所為勢家所侵者奏復之近令大臣得

舉方面公初薦處州樊廷璧自知府超擢按察使繼薦

金華章德樊時章以按察僉事致仕例不得起人蓋以

諱公吏部侍郎再闕諸大臣以公名偕某公鳳儀張公

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偶得熱疾三日遽

卒辛亥六月十七日也年六十四其子工部主事備適
以公事至南京遂扶喪歸訃聞朝廷賜祭命有司營兆
域于委羽山之原歲未盡二日葬焉公體貌嚴毅不躁
語戲笑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
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
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若干卷藏于
家子男三長即備世守儒業次佺次佐皆蚤死備上京
師請予銘墓道之石乃撮其大者為文而系以銘銘曰

台多賢郡公其顯者官為吏曹實柄用舍惟辟威福矧
官有伯豈予敢私有厲方惕人以豔我亦或覘我我非
吾喪終弗玷我古亦有言東隅桑榆功我弗屑矧惟宦
途公為六曹實貳卿位人弗過我謂有餘地我棄其餘
還諸造物有能肖之公死不沒

明故刑部主事朱公墓誌銘

予將銘文鳴之墓哭失聲曰文鳴遽使予為此文哉予
忍為此文哉嗚呼惟文鳴知我亦惟我知文鳴其可使

文鳴不瞑耶既舉筆累日不句即句累數百不能章乃
捩鉅委細序而銘之文鳴始為生學易有舉子名譽鄉
薦輒中以詩舉進士又輒中試政戶部出頌歲賚于邊
信宿而返邊師具筵贈辭遺以佩刀又辭歸擢刑部廣
西司主事折獄平辨威福無所受亦未嘗強笑應人鄰
有饋生魚者家人弗知其訟也內之文鳴歸亟遣之還
則剖之矣棄弗食有某姓者生死無佐狀文鳴疑不肯
署辨弗得會病弗視事憂之數日子省之有喜色曰比

得秋錄報某姓者不死矣文鳴重倫理負節義其父嘗出官于外文鳴攀慕委頓不能支歲時致布帛器用無敢闕母早世痛之終身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於漢陽其父老且病文鳴合凡賻贈買地迓其棺葬之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滕氏滕亦文鳴亡友也女孤不嫁文鳴以其妻之兄之子聘焉文鳴於詩不能工然好不厭頗喜酒酒後披豁出肝肺益見其真常愛觀浴沂圖曰吾興在此以名其子曰沂吾嘗謂文鳴

非流俗士使更十年當卓爾自見不爾固不失善人人未盡信也而文鳴遂不幸以死鬼神者亦弗或鑒之矧或相之悲夫文鳴姓朱氏名釋號心古世為大興人父謙累官至都察院都事女一子銓鉉母吳及王皆贈安人封妻趙亦如之文鳴既得勅告墓悲數日疾作文鳴夙多疾官既劇奔走失食飲節始困及是乃益困再振再蹶以死公年三十有六成化辛卯正月卒都事君卜二月丙午刻予銘葬之墓在城北十五里曰永清衛之

屯其故人刑部主事顧天錫有狀銘曰玉投于濁弗玷
其剛金操于炎愈熾而光不琢之章不鏤之裝不器之
堂鋌爾礫爾爾受弗明知爾者誰視爾茲銘吁嗟乎文
鳴

明故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墓誌銘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為文皆
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為外傳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東
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紳為狀

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故貧始為
著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學天順丁丑
舉進士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藩鎮
皆有人譽其在山東剋奸刮厲十去四五民無賴詭為
僧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有欲傾之者陰縱
人狙公撫掇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為之吏民無敢
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斂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
為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

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欲擾亂手挺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為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竝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為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為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為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為奸兵名僅存實喪其三之二不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責太僕之不任事者劾罷其丞其在道考覈為多凡與諸道

偕上章疏具在有司不及載公風裁凝重疑然不挫於物其有不合者雖貴必與之抗人皆以為難公真能御史哉公諱毓字鍾一其先本崔姓祖興出婿于展遂從展姓後自鳳翔徙岐山居于京師籍于戍子瑛生九歲女二皆幼某月日葬于城西漆園銘曰瞻彼玉立揭揭其儀志則前驅名實隨之畏途巉岵逢彼魚戾樞齊躡步如履平地蹶而後張君子之利哲人維萎亦孔之哀家之無人親耄子孩孰豐其往而嗇其來已乎先生竟

何為哉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墓銘

長沙府推官致仕王公既沒其子吏部員外郎璽以公之門生戶部郎中李君哀狀來請銘銘曰王居長垣代有聞人惟克銘父遜于田野諱時者公其字廷甫蚤遊縣黌以學為耕載貢春鄉為國子生既拜推官來我長沙簿書如麻捶楚不加服念過覆動逾旬日彼佻而捷爭先角疾曰此重事寧緩毋失三年羣庭言歸其廬人

謂不足我乃有餘惟人逐逐公確其守惟人剪剪公世
孝友早居父喪山骨垢首葬棺奠祭棄俗如土有譁不
聞曰是在我公事老母貧必適口殷憂侍側若脫重負
公直而方人莫與同崖傾谷開洞然外中人之有苦若
被在躬面折口過莫當其鋒公自不卹曰我何心人之
覲止載笑載喜月評歲燕公有鄉里趨跪几席左右經
史飛騰踔厲掇拾青紫載翱及翔公有弟子公有子五
各執其事璽舉進士官于戶部調居考功乃擢郎副璽

既考最封及其母司封有制公在官所惟服公賈曰琪
及瑀曰璇曰璉名在庠序婚于李湯公有二女十孫髮
卅公肇作祖公肇作祖其來如雨公生庚寅六十二年
辛卯而逝日午月申既月乃葬地曰某原作銘者誰長
沙之人

姚孟粟墓誌銘

成化乙未五月巳酉朔宣府姚君孟粟卒吾友鄉進士
李君士常君莫逆友以書走京師徵銘于予及讀前監

察御史鄭君克修狀知君賢不誣乃悲而銘之君性孝友家故貧有兄三人華富居外貴籍戎伍養弗時給君少方嚮學不得已棄去服賈為養養日給諸兄者亦受贍焉父喪毀瘠事母史益謹沒身不衰正統己巳貴戍萬全衛華亦在戍所是年敵入大寇行旅道絕君出入鋒鏑再抵其地竟邀華及其妻子以還未幾富卒于外邱君奉寡嫂挈遺男女三人以居教之長而家室之男即民也君以華子夫及入籍萬全都司學為生月給其

簡札費居再徙徙有餘產輒以給貴民既壯克幹君委
以家蠱乃復就學時年三十餘矣君與人負意氣雅重
應天府通判林孟暘孟暘死其弟仲時疾君為辦醫藥
仲時又死為治後事且命民歲出白金二十兩贍其家
又善宣府衛百戶張孟文孟文死賑卹如林氏鄒剛者
死無棺具斂葬之其他賻卹饋貸者甚衆鄉之人各能
道其事云君志在用世慷慨自許自念復學晚力窮日
夜與今進士王遜之及士常相問學今南京禮部侍郎

倪先生之北謫也君及二人者從之遊同為學生以詩
舉有司獨不利屢舉屢躓乃死年五十有二嗚呼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
其所不取予觀于君益得其四焉其一不得命也然亦
可知也已君名寬孟粟其字其先吳人大父諱文敬從
戎高皇時隸永清衛調晉府護衛父諱信調宣府左衛
始為宣府人子臣都司學生君卒之二十有四日壬申
葬于城東跑沙原故兆君患家禮廢恒謂士常曰此必

自吾徒始凡治家必用禮尤嚴祀事臣亦克用禮葬不事浮屠法君志也銘曰力倍于艱既壯乃成不洩其滄有瀦益盈世忠無質君確其守而堙弗施巧者藉口夫人則然命也何咎我銘君幽以慰良友

李士常妻岳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宣府李君士常之配諱得娥字叔將姓岳氏我蒙翁先生之女寔吾亡妻之姊也以成化丙申正月二十日卒于家期以二月十日葬于沙嶺先墓士常

顧馳書京師抵予圖所以識其葬者予不得辭初葉文
莊公為僉都御史北巡見士常在諸生甚愛之為徵姻
于岳氏曰是故都指揮僉事予素之子今署都指揮僉
事士章之弟孝友而甚文時蒙翁自翰林出守興化得
書曰葉公正人也言不謬吾父即報其伯翁而許之翁
既致仕士常親迎于京師以歸歸七年生二子不育而
卒年二十有六而已予聞之亡妻曰吾姊通書能琴閑
女事端重容忍不妄言笑少佩父訓事吾母宋夫人及

其母周無間言處諸兄弟不異同產既嫁而其情不衰
士常書曰吾妻之歸也不及舅姑每聞經述先行則慨
慕泣下事諸姊甚謹而和從子程秀幼失怙恃撫鞠備
至經於此無內憾焉予又聞士常家居伉儷相賓友久
無懈也士常秉禮變俗每犯羣議為之始于閨門有相
無迂中外宗戚睹聞風範至相戒儆卒之日遠近弔赴
哭泣嗟嘆若出一口云嗚呼我蒙翁盛德大節不嗣後
人惟此諸女復闕其半天之所奪固若是甚哉且予以

不德致罰理則宜然如士常者亦罹此禍可哀也已予
內喪之四月重涉悲悼誠不能執筆為辭獨于此有不
可遂已者蒙翁之遺範在焉序而為之銘銘曰茲惟閨
壺之懿我銘作厲以永于來世

懷麓堂集卷四十五